

豐子愷的《護生畫集》

緣起緣滅，46年護一生

「如同一首首帶着核的小詩，我們就像吃橄欖似的，老覺着那味兒」，是朱自清對子愷漫畫的形容。豐子愷總能用寥寥數筆，勾勒揮灑出人間的善惡真美。這樣的畫在他之前沒有人畫過，之後也沒有，當年，老上海的弄堂理髮店澡堂子餛飩攤上都會掛着他的畫，轎夫繡夫都傳閱他的畫，甚至文盲都愛看他的畫。有人說「這樣的畫難登大雅之堂」，但是畫家用洗練的筆法畫出了他對人世的悲憫與仁愛，用「愛眾生」的思想切入社會最深刻的話題，將一把利劍刺入民族的皮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圖：(部分) 莫雪芝 攝、香港藝術館提供

六冊完本《護生畫集》，是豐子愷對恩師的半個世紀的承諾。上月底浙江省博物館與香港藝術館合辦的「有情世界」豐子愷漫畫展，擇六冊中最優100幅首展於世，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半個多世紀前留在畫作上的底稿筆記。站在一幅幅落英似的畫作前，人們看到的不僅是畫作中承載的學生對老師的呼應，更有上面寄託的，這位漫畫大師半世紀生命的沉浮與坎坷。

烽火硝煙中的一段承諾

1918年，李叔同皈依，成了弘一大師。發願流布作《護生畫集》是豐子愷送給老師的50歲壽辰賀禮。大師囑咐豐子愷「畫集應是通俗的藝術品，應以柔美的音調，讓閱者生發淒涼悲憫的感想。」於是《畫集》的第一集就這樣於1912年在上海出版了。

如果說這是第一集《護生畫集》，第二集的創作則是在1937年底，那場連天的烽火中涅槃而出的。那年，小女兒豐一吟只有9歲，「誰知萬里流亡的路一走就是9年。」一路上豐子愷用筆記下了攜妻帶兒逃難路上所經歷的種種堪苦與恐懼，也記錄了人間生靈屠戮造成的難以癒合的創傷。

「空襲也，炸彈向誰投，懷裡嬌兒尤索乳，眼前慈母已無頭，血乳相和流」，此為逃難途中豐子愷之作「望江南」，亦可看作作品「轟炸」之畫題。畫中一炸彈落下，飛出的彈片削落了婦人的腦袋，無頭的婦人抱着嬰孩危坐不倒，孩兒依舊吮奶。

逃難途中的豐子愷得到消息，家鄉的居所「緣緣堂」被炸毀了，老家的親戚扛回了兩塊焦如黑炭的門板，豐子愷見之沉默不語。「只說想起砲彈靠近他們就打寒戰」，說他「恨不能有一艘大船載着他的鄉親們和世間一切眾生到永遠太平的地方。」

沒有了緣緣堂，大災大難中的豐子愷的心靈更廣遠更醇厚了，這有他的畫為證。祖國破碎的山川大河突然出現在他的畫作裡，還是樸素淡雅的線條中融入了濃墨重彩的壯麗，畫者似乎看到殺戮帶給一個民族的也許是肉體與物質的毀滅，而帶給人心靈的，則是更深刻的創傷。

1939年，豐子愷的老師60歲了，流亡中的他在大轟炸中如期完成了《護生畫集》的第二集，共有60幅畫作。與第一集不同的是，目睹戰禍之烈，身經離亂之苦的豐子愷把畫畫得更靜謐，更優美了，全篇沒有絲毫刀槍殺戮，一幅幅畫作慈祥的述說着深藏美麗的自然和真善的人間。同樣流亡在途的國學大師馬一浮對豐子愷說「勿望盡力發揮非戰文字，為世界人道留一線生機，必愈加親切，易動人。」豐子愷的畫作中畫有「小童不忍蹂躪」，有豬追着拎着火腿的人驚訝「我的腿！」但不同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孤島上海的報紙常有批評，言曰「豐氏部位窮人喊救命，反例為禽獸講護生。」

他們不知，豐子愷的「護生」並非狹義的愛護生靈，而是借以作「養心」之用。豐子愷講「小孩子腳下踩死100隻螞蟻，長大以後便會扔下炸彈去炸毀市區。」當時盛行的是頗具歷史意義的諷刺漫畫，如果說這類畫作像一把把短刀刺入社會的黑幕，豐先生的畫作則是掙脫了特殊的社會語境，直入人性的關懷，他就像一位慈善的老人，拋開民族的反抗，作靈魂自由的抗爭，「度靈魂」才是對當時的法西斯主義的最深層的鞭撻。

出家前，李叔同將自己的詩詞手卷贈予這位弟子，其中一闕《金縷曲》中有這樣一句話「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弘一法師收到了畫集，回信道「希望70歲時畫第三集70幅，80歲時作第四集80幅，90歲時作第五集90幅，100歲時畫百幅。」對於戰火流離不知何日所終的豐子愷，老師同他約定的，是綿延40

年歲月的堅守，當老師100歲時，應是1979年，他擔心自己活不到那一天，面對師恩如山，他的回信只有八個字「世壽所許，定當遵囑」。

然而不到三年，弘一大師在福建圓寂了。抗戰勝利了，豐子愷沒有看見民族的復興，卻看見腐敗的蔓延，橫徵暴斂、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於是有了《亂世做人滾狗貓》、《洋房四面是牛棚》這樣的畫作。1949年4月，豐子愷用第三集護生畫集80幅畫作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而這一年，也是老師李叔同誕辰80年。

日月樓中的日日月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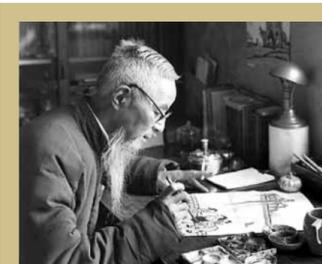
解放以後的豐子愷常常流淚，「他看《黨的女兒》的時候哭，《江姐》的時候他也哭了。」1959年時，他對兒女們說，想為自己畫一隻甘蔗，象徵着生活漸入佳境。也是在這一年，豐子愷當選全國政協委員。1962年，中國新聞電影製片廠為他拍攝了專題電影《老畫家豐子愷》。在同一年的上海市文代會上，豐子愷發表了著名的「大剪刀」講話，「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齊，彷彿剃頭，弄得株株冬青一樣高低，倘使冬青會說話，我想它們一定會提出抗議。」電影中身心舒暢的豐子愷怎麼也不會想到，就是這篇講話，為以後埋下了禍根。

豐子愷1959年如約完成了《護生畫集》第四集80幅畫，這時，距他第一次畫《護生》，已30年過去了。因為當時緊張的社會氣氛，這一本書畫集的出版已經不是那麼公開的了，他將自己的畫稿陸續交給當時在新加坡的另一位弘一大師佛家弟子，廣洽法師出版，他並不知道這樣的後果，況且在那時，畫作的內容已經被認為是迷信的。六年之後，幾乎是在翻譯完《源氏物語》的同時，豐子愷完成了第五集《護生》90幅畫的創作，而弘一大師的90歲誕辰應該是在1969年，豐子愷提前四年的緣由，是某種因緣際會的驅使還是這位畫家預感到了什麼，一直無從知曉，而彼時，豐子愷對於尊師「世壽所許，定當遵囑」的承諾，只剩下了最後的百幅畫作。

根據女兒的說法，抗戰勝利後，全家回到江南，爸爸不知道「解放後」他的任務和山水還能不能換錢，於是在朋友的幫助下，在1949年來香港辦展覽，這樣錢多了一些。「那時用爸爸的話說，錢一多，就在口袋裡『哇哇叫』」，於是「見異思遷」，借媽媽、哥哥的內債買下了「有抽水馬桶的」淮海南路的一處兩層房子。可未及搬入，父親就生了肺結核加肋膜炎，只能在樓下躺幾天，能走樓梯之後才上樓去住，樓上有一處天台，有南窗，還有東南窗、西南窗及天窗，他慢慢走上樓梯就摸着窗說「哎呀，這裡多好啊，這兒也有窗，那兒也有窗，能看得見太陽，還能看得見月亮，好一座『日月樓』啊！」，女兒豐一吟彷彿沉浸在和父親一起站在日月小樓的場景中，「爸爸隨口吟了句『日月樓中日月長啊！』」之後請馬一浮先生加了上聯『星河界裡星河轉』，他自己寫了『日月樓』作橫批。

「那時候父親的書枱就放在窗邊，上面有個小檯燈，用的時候拉下來，燈繩子上繫着一下小葫蘆，燈下來了，葫蘆就上去了。」

說起那段往事，豐一吟一陣陣的似是陷入了一種恍惚，聲音有時也越來越輕，「從緣緣堂被毀，爸爸帶着我們全家往西南逃難，1942年到了重慶，再到抗戰勝利，才又回到了江南！如今有了這處『好房子』，一住就是廿一年啊，可是廿一年內，只有十二年是好日子，後面九年，才是『史無前例』的苦難，爸爸就在這些日子裡挨打、罰跪、『住牛棚』，在泥地上鋪一層薄稻草就是他的『床』，雪就落在他的枕頭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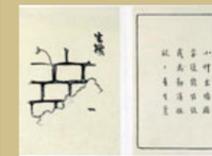
■作畫的豐子愷 網上圖片



■砲彈做花瓶 天下太平 網上圖片



■我的腿！ 香港藝術館提供



■生機 香港藝術館提供



■轟炸 網上圖片



■護生畫集封面 網上圖片



■哀鳴 香港藝術館提供



■蝴蝶來儀 莫雪芝 攝

有情世界——豐子愷藝術展

時間：「人間情味」專題展 2012.5.25—10.27
「護生護心」專題展 2012.5.25—07.25
地點：香港藝術館

畫家使命的履約

在那段存在於中國人集體記憶中的黑暗的日子裡，豐子愷的文章和畫被定為「攻擊無產階級的大毒草」，名列上海十大重點批鬥對象。豐一吟的記憶中，那時的爸爸永遠是「報喜不報憂」的，豐子愷留鬚鬚是從母親去世的時候開始的，已經留了30多年的鬚鬚被人強行剪掉了，「剪掉了，他那時還挺開心的，說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1968年的一個細雨之日，一群自稱「狂妄大隊」的人，逼着豐子愷跪在上海畫院的院子裡，將熱漿糊澆在他的背上，並貼上大字報，用皮鞭抽着他走。「爸爸那時候好苦，他不懂『外面的事』，我那時候沒有怎麼關心他，卻是一直管着他，告訴他這個不能說，那個也不能說，他說一句『如果魯迅現在還活着，也是右派了』就招來了造反派的『拜訪』。」那時的豐一吟在外上班，了解形勢，「抗戰的時候苦，他可以發怒罵日本人，可以畫，那個時候，他什麼都不能說，也不能畫，只能都悶在心裡。」狂妄大隊走後，女兒為很長時間不再喝酒的豐子愷倒了杯酒，兒女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這樣哭泣，大滴大滴的淚掉在酒裡，「我實在是愛這新中國，但是他們不讓我愛，不許我愛……」，羅羅嗦嗦一杯酒喝完，掏出手巾，再沒有見過父親哭泣。

住牛棚的豐子愷患了中毒性肺炎，熟悉的醫生開了藥准他回家休息，他終於又回到他魂牽夢縈的日月樓，「可是他不同意自己的病好起來，偷偷的把藥都扔了，想讓病在身上呆久一點。」這一年，豐子愷76歲，已是風燭殘年，「每天四點鐘就起來了，蜷曲在小床上，打開小檯燈，拿起久違畫筆，背着家里人一幅一幅的偷偷畫第六集的《護生畫集》」。這時是73年，和老師約定的時間還有六年。他是不去看病，守在那扇窗可以看得見日昇月落的窗邊，守着他生命中最後的時間，一筆一筆的畫着眾生，畫着他平和的悲憫。或許是知道自己世壽無多，那些畫他竟一幅一幅的將頁數編好。

在豐子愷的譯筆下，一位登山畫家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無法遷出的世界如果難處，那麼必須使難處的地方，或多或少的變成寬裕，使白駒過隙的生命，在白駒過隙之間好好的度送，於是乎是詩人的天職，畫家的使命。」這似乎是豐子愷的獨白。據說站在先生日月樓上的小床前，香港著名美食家蔡瀾先生哭了，說「豐子愷好慘」，但是，摸摸那扇窗子，想像先生日月作畫的情景，亦感嘆在那個世紀，那種境遇下的大師，一生遭受的苦難那麼深，享受的喜悅那麼多積累的學問那麼富饒，再一次的輪迴也未必輸的出那樣的奇蹟。

《護生畫集》的第一幅畫《馬戀其母》，小馬追逐所有經過身邊的白馬，因為他只記得媽媽是白色的；《蠅聚筆端》，畫的是一群蠅執着的，前赴後繼的阻撓一位判官，寫下殺頭冤案的判詞，文革的時候，這幅畫被女兒不高興的「斥責」為「給自己找麻煩」，並沒收筆墨紙，「爸爸當時哀求說『還給我吧，你們這樣會要了我的老命！』」豐子愷的畫集中還有一隻鴛鴦，終於等到漁夫揭開鍋蓋，悲鳴着投身沸湯裡，因為那裡面煮着自己的伴侶。

他畫了那可憐的鱈魚，把頭和尾巴支撐在沸騰的水里，倔強而無奈的在抵抗，但悲劇在一點點的降臨，它也是母親，腹中懷了孩子。這是第六集《護生畫集》的最後一幅，這是1973年年底，豐子愷終於畫完了最後一集的100幅畫，距他1928年畫《護生第一集》，已經整整過去了45年。

1974年就在批黑畫的烏煙瘴氣中蹉跎過去了，轉眼1975年，這一年，鄧小平復出。1970年從農村回來以後，一張五尺的小床伴隨了豐子愷最後五年，它太短了，畫家只能蜷縮了雙腿睡在上面。它就放在他心愛的日月樓上，他就是守在這裡等來1975年，那一年，豐子愷78歲了。

「不知為何，1975年，他把1月1日到12月31日所有日子一天挨一天都寫在紙上，他寫上了哪天是春分小暑，立冬至，然後，過去一天就劃掉一天。」終於，爸爸拒絕治療的結果是肺炎轉化成了肺癌，發現時，肺部的腫瘤已經有拳頭那麼大了。「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說了好多好多話，回憶着和周總理三次見面的場景，每個細節都讓他的臉上漾出孩子般的微笑。兒女給他一支筆，他一把握住，留下了一些不成方圓的圖型成為絕筆，他沒有畫完，他將死亡看作是暫別塵世。」

豐子愷的畫展藝術館也請來了專業的設計，將對大師的箴言高高的用燈打打在牆上，有人說這是要打發對大師的仰視之情，而真實的是，這位大師的畫作從來無需注解，更不必仰視，因為你的生活真實就寫在他的畫裡，如同一片片落英，風一吹過，沙沙作響。